



少年ㄟ！林務人員的心聲

文 ■ 朱惠絨 ■ 林務局屏東林區管理處林政課課員

一場百年難見的豪雨，美麗的山脈，硬生生的被老天切開，天崩地裂、家園變色，至親流離失所；移動的山脈、褪色的森林，無法估算的漂流木，衝斷了鄉親回家的路，清都清不完的土石，壓垮了民眾對政府信任感。

「少年ㄟ，明天還想載小孩嗎？」口嚼檳榔，手臂布滿著刺青，身材壯碩操台灣口音，腳夾籃白拖的男人，對著正在打印的林務人員冷冷的、慢慢的、一字一字的說出。

「88水災當天，氣象局不斷的上修雨量數據，當時心頭一陣陣的刺痛，一直貫穿到腦門」當下每個林務人員的心早就已忐忑不安，接下來的一項「不可能的任務」，林管處李姓林務人員回憶說。

經過林管處統計，高屏地區總計有60個鄉鎮遭受漂流木嚴重侵害，預估近60萬公噸的漂流木，清除時間遠遠超過往年汛期時的漂流木。漂流木經過雨水冲刷、劇烈的滾動衝撞，外觀已經殘破不勘，想要辨識出屬於哪種樹種，有相當的困難度，吳姓林務人員說，在一堆堆的漂流木中，除了爬上爬下，從縫隙中找出國家資產-貴重木外，打印註記過程，又

遭黑道阻撓，亮出黑槍，對空鳴槍，不斷放話挑釁，恐嚇意味十足，即使是大太陽下，一陣寒意由腳抵涼到頭頂，直直打了一個哆嗦。


李姓林務人員說，註記打印時遇到不當人士，除了苦口婆心勸導外，我們都了解他們根本不會善罷甘休，幾乎都趁著晚上時候摸黑前來偷運。晚上，我們會守在現場，發現卡車經過會尾隨跟蹤，然後通報森警隊一併查獲。其實，他們都知道漂流木是國家的財產，而他們卻常常利用農民打悲情牌，「留一口飯給我們吃」「林管處只挑好的吃，濫的壞的都留給我們」這些話變成是他們煽動記者媒體，利用民眾同情心的手段，身為林務人員，我們有責任有義務幫國家看好所有的財產，避免不肖份子覬覦，同時，我們也遭受外界嚴厲的誤解及責難，但是，我們都必須要默默的接受。

「有一回，在高雄沿海鄉鎮攔截了一部卡車，車上滿滿是牛樟，其實當時心裡非常害怕，因為怕對方一亮槍，這下就…這時候，一位地方知名人士帶一大批民眾把我們團團圍住，我們以為救星來了，表明了身分，

並且告訴他們所有的法律規定，但是…對方居然大聲的斥責說，你們沒有資格說話！你們只是一個小工而已！這一番話，徹徹底底踐踏了我們的尊嚴。」李姓林務人員感嘆的說著。因為責任感，因為要保護國家財產，他們全部取消休假；因為有強烈的使命感，他們不眠不休，只希望農民能早日復耕，他們渴望民眾能給於他們應有的尊嚴，多一點鼓勵，多一些加油聲。

在溪床邊、在農田旁、在港灣處，頂著35度的高溫，皮膚被曬的黝黑發亮，午後的雷陣雨的加入，雨水緩和了汗水的辛酸味，也緩和了難耐的熱度，所有的辛苦只為安置山上

來的災民一漂流木，每日早出晚歸，劉姓林務人員說「我皮膚黑到兒子都不認識我了，不讓我抱他了，希望這一切能順利的結束，恢復正常的生活」。

超大雨量，沖毀了行水區的村莊，毀了河床邊的農田。失去了至親，人民歸咎於政府沒有照顧鄉親；學者歸咎於氣候異常；行道者祈求老天佑台灣，學者要求停止開發，災民希望復耕、復建，如此週而復始的不斷的歸咎與請求外，有一個小小巡山員的聲音，乞求著老天息怒、乞求讓山林休養，身為地球人的一份子，您聽到了嗎？



(圖片／高遠文化 攝影／陳吉鵬)